

新聞雜誌叢書之一

中國内幕

林直真著

·第一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298B



新 聞 雜 誌 叢 書 第 一 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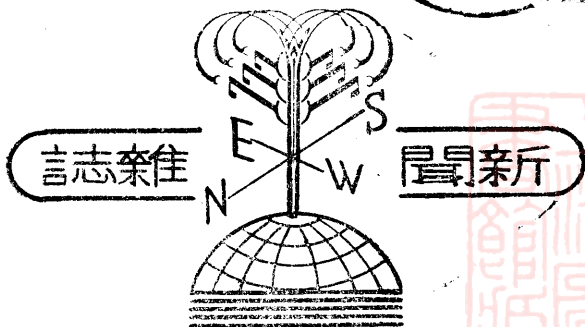
中 國 內 幕

第 一 輯

CHINA INSIDE

一 百 八 十 大 度 轉 變

林 真 著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初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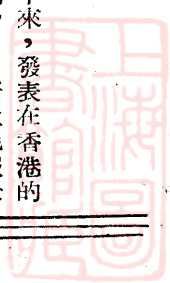
作者·作品

作者是一位好找冷門新聞的記者，他把政治舞台的一幕幕有系統地寫下來，發表在香港的《新晚報》上（有些發表在南京的刊物上，其中少數幾篇，曾二地同時發表的）——《新晚報》是香港第一張晚報，由一些抗戰時的桂林文化人所主持，左派人士認為它右，右派人士認為它左，實在是他們保存了文化人真正的本質的緣故。

從去年夏天起，到今年夏天，快一年了，作者已寫了近二十萬字，連貫起來，就是一篇歷史，而且寫的都是每一件大事件的主要場面。

讀者是健忘的，這些血淚啼笑的場面將被時間所沖刷掉，爲了提記取這現實的史劇，我們決心把它重新編印出版，我們原可以印成一大厚冊，但我們沒有官方給的配給紙——配給紙祇印讚美詩，這裏寫的是中國政治舞台的內幕，不是讚美詩——同時，精神食糧太貴，讀者購買力有限，所以我們就採用分輯出版辦法。

編者



孫科的外交攻勢……………

從此，他與蔣總統間縮短了距離

第二次放砲……………

彼得羅夫返國與蘇撤僑……………

他的胃和他的外交一樣待醫

下「討伐令」的論爭……………

和談正式關門，政府攤了牌

魏德邁來華調查種種……………

活像「欽差大臣」到了，先寄希望，後來失望

魏德邁是中學生嗎？……………

他主張放棄東北，他要東北換人

張羣的理財手法……………

第一次美援絕望後的

孫立人練百萬新軍……………

這是魏德邁來華前後實現的一大計劃

一

四

七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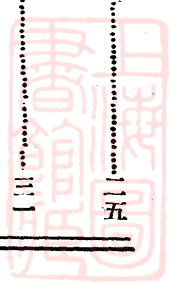
一五

一七

二〇

二二

清算孔宋豪門始末	二五
這是一種「政治性打擺子」	
宋子文主粵經過	三一
青年團「併」而不「合」	三四
為團結一致對外，却永遠是理想	
台灣在裙帶下	三六
鄭毓秀是太上主席	
羅隆基有肺病嗎？	四一
他被動地在生着一種政治病	
軍事上的政治鬥爭	四四



孫科的外交攻勢

從此，他與蔣總統間縮短了距離

第一放炮

引言

東北緊張，美援未攤牌，北塔山事件發生，視察旅大途中折返，孫科突對莫斯科放炮，一變他以往作風，然外交當局仍保持一貫態度，孫科從此被目為向右轉，「羣衆」雜誌「清算」了他。

三十六年的首都仲夏，在政治低氣壓之下，出人意料，政府作近百年中國外交史上罕有的外交攻勢，而對象是政府素來使用綏靖政策來應付的強鄰蘇聯。

這個攻勢不是突發的，政府權要中某個政治集團，在前任行政院長「V宋訂立中蘇友好條約，一面在國內開着政治會議的時候就在發酵了。記得當政協會議召開後的二三天的一個星期六的中午，記者應邀宴會，在桌子上，陳立夫先生用湖州官話的溫雅而包藏憤怒的語調說：「中蘇友好條約，是什麼友好條約，外蒙給八家，大連自由港，隨便那個中國人那痛心的。」

「反蘇」這件事清一直壓下去了，雖然陳立夫兄弟所代表的入不算少，在二中全會中弄得那位素對蘇聯友好的邵力子老先生哭起來。但反蘇空氣只飄漾在少數人的心裏。

這次的攻勢，早有預兆，那就是科為會長的憲政實施促進會這一批在政治市場上吵吵鬧鬧的委員們的先知先覺，於四月底開會時，他們已擬好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文不對題的提案，由孔庚、王普涵等一百人簽名，要求修改中蘇條約，甚至有些激烈的份子主張放棄中蘇條約。他們的具體意見，不外二大點：一是收回外蒙，二是馬上斷然接收旅大主權，放棄在條約上蘇聯對旅大之約束。這些人，有些是二陳先生的羣衆，有些却是在國大時與二陳唱對台的所謂「國大反對派」，由此可



見，反蘇，反友好條約的陣線是擴大了。這些反蘇的人，有的似孔庚的一派，原來是反對中蘇條約的，當時不敢開口，有些雖不同意，當時却有耐心讓條件試試看，看到結果不佳，旅大老收不同，也站出來嚷了。

這投機的提案給孫科壓了下來。

受難的中蘇條約是搖搖欲墮了，由於這二個政治集團的亂哄，中蘇邦交事實表現得如此壞，而且，這條約是「V宋上台時處女性的大作，「V宋失敗下台，條約的基礎是脆弱極了，它失去了衛護人。

政府中失勢的某個政治集團，在制憲國大後，就揚言要發動一次反蘇運動，却遲遲不見動靜，也許受六二前的學潮沖淡所致罷，六二過了以後，他們計劃着來一次機動性的有力反擊，先發制人。

北塔山事件發生，新疆問題是機會來了，由中蘇條約脫離中國的外蒙居然向祖國攻擊了，旅大視察團吃了一次飯就回來了。

醞釀毀約

條件是成熟了。反中蘇友好條約者當然更憤怒了，照「V宋訂的條約行事，他們已深感吃虧，何況中國吃虧的條約尚不能實行，毀約的暗流在首都激盪了，很顯然，毀約是辦不到的，華盛頓方面的沉默使這件事沒有表面化。他們是在朝黨中的在野者。有什麼辦法呢？

代之而起的是素稱溝通中蘇友好關係的被「毀約派」視為親蘇的孫科，他保存了他父親——孫逸仙——放大炮的優秀傳統，向世界人士控訴，其中主要作用，還是在向美國呼籲，趕快借錢來，因為顧維鈞匹馬單槍在美接洽借錢，原來早已毫無問題的五億美元，（再加上暗中借貸的十億美元），美國却故作外交態勢，大有前賬未清免開尊口之勢，眼看「六底」已到，對美國非表現些手法不可，這件事，由孫科來做，是比任何人更適當不過了。

孫副主席的控訴蘇聯，這件事迷惑了中外記者，以負有親蘇盛譽，身任中蘇文協會長的孫科，生平從未作過任何指責蘇聯的言論，而與孫科相伯仲的邵力子却對此一言不發，後來他的終於說了，他說：孫副院長的言論，並不違反中蘇友好，是在敦促蘇聯履行條約。

孫科的苦心，一是向美國訴苦借錢，一是向「友邦」蘇聯，「敦促」他完成信用，履行條約，以真的有一天弄得有國際背景支持下的毀約或改約事件的發生。

如果有一天，美蘇關係再更惡化，英美蘇三國的雅爾達協定起動搖，中蘇條約也不毀自毀了。孫邵二氏，在首都是不失為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的，他二人對國際形勢的瞭解，比那毀約派人物是高一籌的。

孫科在政府中，是比較超然而力量較單薄的一個政治集團，他這個動作，無疑的是支持現內閣！張羣、王世杰的外交路線的，因為現內閣對蘇政策，是繼承了宋內閣的既定政策，王世杰是參與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者，他在外國人眼中，是政府中四大自由主義者之一。

果然，他在參政會駐委會上表示了態度，對蘇外交政策決不改變，仍尊重中蘇友好條約，以談判方式進行交涉，希望蘇方也尊重條約，並予諒解。

參政會的那次駐會委員，大都是些保守份子和反內閣政團的代言人，陣容如此整齊，一個開明份子也插不進去，他們非對王世杰拷問一番不可了，會前還傳出，會中將檢舉王世杰有貪污嫌疑吞八萬美元。

在毀約派失勢的政團的想法，王世杰不下台，對蘇外交策略是無法改變現狀的，要解決中蘇問題，王世杰和王世杰的外交路線是個障礙，他們的如意算盤，連後繼人選也準備好了，就是王寵惠博士，王不屬他們一個集團，但他們自信對他能把握得住。

主席一言不發

當然，張內閣——政學系——未垮之前，王世杰不會動的，而且，蔣先生很喜歡王世杰這種持重外交策略。也許「反內閣集團」自信過份，從他們那裏，那時放出張內閣已感吃不消有被迫下台的空氣了。孫科這個攻勢，幾乎是他個人的感情衝動。表面上，黨政各方面都響應他，幕後却對此並不表示熱烈，尤其美大使微笑不答，華盛頓毫無反應，蘇聯態度強硬，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尤其是二陳集團）對孫科的放砲，認為失策，蔣主席對此事，心裏很悶，希望孫科自己來個妥當的收場。

據說，蘇聯對抗議的覆文送給蔣主席批閱，主席看了一言不發，就壓下了，孫科砲雖不響，不過從此他與蔣主席之間政治距離縮短了，原則上，很喜歡他這樣變，孫科從此「向右轉」，踏上另一條路，（編者按，一直到蔣總統支持他競選副總統——）

這個雙重性的外交攻勢，沒有效果是事實，攻的不是時候，在中國官方看來是急不可待，在美方，他當時正欲拉攏蘇聯，參加援歐計劃呢？雖然這是夢想。

最後再寫下兩段插曲。

王世杰深感處境困難，外交寶座已風雨飄搖，今年度，政院外交系畢業的學生用得很少：（部內中下級職員，已有三分之一是政校學生，二陳的羣衆）實行「關門外交」，防記者似防大盜，拒絕記者跑外交部。同時，閉二邊門，一是職員進出，一是來賓進出。經常出席星三記者招待會的葉公超次長，連續二次躲着不來，正當外交問題重重，外交部不派人在例會上與記者見面，又不讓進門，逼得首都記者們無路可走，衝動的人就在新聞局的記者招待會上向好好先生董顯光提出抗議，轉致外交部，董老先生爲此特地去外交部一次，正門不能進，他也繞走賓客的邊門，見到葉公超，還是沒結果，六月二十四日的招待會上，素好說話的記者就提醒董局長，問抗議的下文如何，董氏陪笑報告交涉經過，還說抗議二字，太嚴重了一點，大家哈哈一笑，也就此應付過去。好在那天外交部發了長篇公報，記者們也精神勝利了。後來記者們根據公報提出詢問，董局長吶吶難下措詞，只推說外交部沒人來，他無法答覆，末後他靈機一動，用星五請吃飽子，來抵擋過去了。

救國日報，竟乾脆地主張「殺宋子文、王世杰」以作改變外交之手段。

第二次放炮

距第一炮後貳個月，當魏德邁走後，孫科調轉炮口對華威頓轟了，說要和蘇聯好了，這個姿態，兩面不討好。

孫科第一次放砲以後，中國外交政策如何？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甚至大部份人被這富於戲劇性的

姿態弄花了眼睛。由於孫副主席的第二次放砲，神經過敏的人們都有一種感覺，中國一向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也許會轉變方向了，二個月前，是當東北危急時，孫科氏遙對克里姆寧宮放了一砲，其實誰都看得出來，這一砲是對華府放的，它企圖促起美國注意中國之困難及東北之危險局勢。誠然，這一砲不算落空，不久，美即宣佈了一千三百萬發子彈售華。接着魏德邁將軍奉命來華調查緊急事件。雖然司徒大使一再表示，魏德邁來華與孫科質難美國所發之言論無關。而孫氏自己，卻以為與他談的話多多少少有點關係，於魏特使在華期間，孫氏就沒有作外交決策的放砲言論，而靜待魏使團的調查，誰也料不到。在中國朝野如飢如渴的盼望中，魏德邁特使臨走却給中國澆了一盆冷水。於是，九月十七日孫科與美官方關係最密切的合衆社記者發表「中國將重新考慮親蘇或親美」的談話，這次却真正架準了砲口，對華府放的第二砲，接着在各方面助陣此次強有力的外交攻勢的，如王外長世杰表示反對廢止否決權，並一再申明拒絕參加無蘇聯參加的對日和會，在安全理事會上，中國代表支持羅馬尼亞參加聯合國之申請。當時輿論界紛紛揣測，一時盛傳中國擬與蘇聯從新修好，中國將脫離美英陣營，可能與蘇採取一致行動。這都是太天真的想

法。

孫氏，這次外交攻勢的談話，比上次更為驚人，上次驚人的是素以開明而一向主張聯俄親蘇的孫科，竟公然破口大罵蘇聯背信。而這一次，他却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反過來要「親蘇」了。如衆所週知，孫氏過去對國際上的抉擇，是偏袒蘇聯的，現在，他卻除去了那種偏愛，而只爲了政府外交上的抉擇，時而向美呼籲，時又表示中國應改變對蘇態度，他的兩次談話，兩種態度，爲的是一個希望：想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未出一條路來，說得更具體一些，希望美國給予更多金元的援助。記者訪邵力子，碰到了他夫人傅學文女士，她對孫科這種作風憤然說：「簡直像妓女，你不跟我好，我要和別人好了。」（編者按邵夫人隋乃夫使蘇，對蘇頗有好感，著有「丹孃」一書。）

在他的談話中，孫氏明白的指出，如果魏德邁調查報告向杜魯門總統提出後，美國對華沒有積極反應的話，中國就有權考慮應如何改變對蘇之態度，中國是否改變對蘇之外交政策，將視魏德邁提出報告後之結果而定。他特別強調的說中蘇關係所以如此之壞，蘇聯所以佔據旅順大連不放，還是因爲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太密切之故，祇要中國稍能和美國疏遠一些，蘇聯將會對中國改變態度。他的言外

之意，倒也不一定是說要對蘇改變政策，不過對美方裝姿態，他是以新的姿態，對太平洋彼岸轟這一砲，這一砲，美國輿論界當即紛紛議論，並作種種憤慨的批評。官方連忙聲明謂：「最近各方雖謂中蘇關係，或將接近，但中國對美政策決不致有根本變化，孫副主席之聲明，實於外交禮貌欠合，并未顧及其後果，至多僅足代表其個人見解而已。吾人對魏特使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之報告，不甚介意，無論其建議性質如何，中國不擬改變外交政策。」部分中央委員，也認為對蘇改變態度，也實在不可能，因為目前截亂情況之下，不一定能够走得通，而克里姆甯宮的主人，是否會改變對華政策，也大有問題，張羣對於孫科主張也來個否定，他在出巡東北的瀋陽記者招待會上也曾表示：「孫副主席之談話，及余在四中空會之報告致王外長之去美，均係針對對日和約所發，故不能即認為是政府外交原則上有所改變之謂。」

在這些微妙之時，吹來一些插曲，頗使人玩味，南京會一度盛傳邵力子將要重新出使蘇大使，因參政會即將結束，以邵氏目前情況，實想不出更好的位置給他，駐蘇大使他是最適合的人選了，但這位邵老偏偏予以否認；又另有盛傳張治中出任駐蘇大使之說，張氏亦加以否認，並且駐華大使彼得羅

夫又有返任說。這一串事實，很顯然的，使我們想到在美國對華政策未重新決定之前，而中國的朝野焦急的希望華府「攤牌」，蘇聯主動的對華採取外交「反攻」倒在開始了。

中國首創內幕新聞刊物

新 聞 雜 誌

半月刊

長期訂閱
特別優待

彼得羅夫返國與蘇撤僑

他的胃和他的外交一樣：待醫

孫科放炮以後，京中返蘇空氣濃厚，蘇大使稱病返國，一去不回，原因傳說紛云，一說他與羅申意見不合，今日羅申，已升大使。

蘇大使彼得羅夫的出使與返國，關係了中蘇二

象徵了中蘇邦交，距離短却不好走，被視為畏途，狹窄，崎嶇，拖泥帶水。

年多的邦交，一個大使總是兩國邦交的寒暑表。彼得羅夫大使返國之日，送行的除禮儀上的外交官外，純為友情的祇有中國前任駐蘇大使的邵力子氏一人，情景够令人感慨的了！想當年彼得羅夫大使出使中國之時，正當中蘇邦交一度冷淡後，中國政府期待中蘇邦交之重新溫暖，所以對他備極歡迎，朝野要人，均空跑珊瑚壩（重慶）好幾次。然而彼得大使天生有着一副莫斯科的寒帶面孔，他的外交正和他的儀表一樣，毫無動人之處，靜坐在重慶枇杷山巔上的洋房裏。

中國要人也很少去大使館，也許是大使館的路不容易走。從大馬路到山頂使館門口，是沿着揚子江的絕壁，坡度又大，幾乎有四十五度，這條路正

大公報後來看不過去，曾在顯要地位為文千言來呼籲，其中有句警句謂「修整中蘇之間關係，這是一條最短的路」，大意如此。

不久，路上果然出現工人，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套做法，築排水溝，加一層土。這一修，氣候好的日子，還好，碰上風雲變色，這條路又拖泥帶水了，走在上面，心境那樣沉重，滿鞋底的泥巴。

彼得羅夫這次突然返國，而且正當在政府對蘇發動外交攻勢，反蘇情緒籠罩整頓南京，迷漫整個中國之際無疑的，這是蘇聯變用的外交強硬姿態的唯一手法。大使臨走禮貌非常週到，舉行酒會，往謁外交部長王世杰辭行，十足表現了外交術上的微



妙作用，南京官方，一致的感覺是他這次返國，與前一次不同，充分說明彼得羅夫不會回來的了。邦交慣例，發表新使，再召詢原任返國，這是表示邦交敦睦的，驟然召回大使，這算是沉默的禮貌的有力的抗議。

彼得羅夫走後，新聞記者好奇地向蘇代辦費得林試探回國原因，代辦素來善詞令答覆很妙，說彼得大使身體不佳，原定本年三四月間即欲返國休養，爲了旅大接收問題而延遲到最近。

中國官方所獲的情報，由某通訊社洩露出來說，彼得羅夫爲旅大接收事，與武官意見不同，發生爭執而回國。這假如是準確的話，也不過是一支插曲而已。如果，不是南京空氣不好，彼得羅夫大使要回國，也決不致如此突然。

他的病況

關於蘇大使的病，他確是帶了病來，帶了病去的。大使消化不良，身體不健康，這一事實，是他外交生活中唯一無法掩藏的，他很少笑，說話聲音很低，也很少說話，走路很緩慢，他總像怕冷一般，雙肩縮緊的，怕喝酒，在外交宴會中，和貴婦人喝酒的風格差不多，舉杯齊額，再放到嘴上，打溼了唇皮，這成就完了他的外交工作一部份了，要是

他是主人的話，就由費德林「代辦」喝酒，他是個靜態的大使。

因病回國的外交詞令，所產生的影響，掩蓋不了不和諧的空氣。

因病請調回國，確也是事實，彼得羅夫已四五次以病爲藉口，向莫斯科要求辭職，但這事，也不祇是純粹的生理問題。

去年八月，馬歇爾七上八下廬山以後，調處國共糾紛，已露破裂象跡，對中共尤爲不利，素對此事沉默的彼得羅夫，忽然活躍起來，親自去看司徒雷登，前後三次設法安排一個與馬歇爾見面的機會，馬帥始終保持他的撲克面孔，那時，中共民盟人士高唱國際干涉，周恩來向記者特別強調美方調處國共糾紛是以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決定爲基礎，他更特別指出，馬歇爾來華調處前，先到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時，馬亦在場，等語，拚命爲蘇大使開路，然當時白宮給馬歇爾的指示，決不放棄對華調處，包辦到底，莫斯科方面的外交訓令，仍是不干涉中國內政。暗中仍要他對中國問題，起些作用，彼得羅夫真弄得一籌莫展，唯一表現是請梁漱溟，羅隆基，邵力子等人分別「政治宴」一番，記得主要祇有一句話：中國人的事，得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這一節目後，蘇大使就向莫斯科請求回國，理由

是身體不好，但莫斯科給他的訓令，要他和馬帥談談。

在那時間內，美特使與蘇大使始終沒有正式見過面。

兩使見面

祇從美使館方面傳出一項迄今尙無法證實的消息。據說：馬歇爾曾與彼得大使晤一面，是在去年聖誕節之後，馬歇爾當時打破撲克面孔，應三請四邀的彼得大使的約宴，席上，彼得羅夫代表莫斯科探試馬對國共調處的情形，提醒馬歇爾，三外長會議對中國之決定，並表示了蘇方的意見，蘇方在尊重美國在華利益原則下，蘇方亦不放棄在華利益，希美方亦予以尊重蘇方在華利益。

可是當時馬帥已佈置就緒，準備返國，那次應會幾乎等於辭行呢？

馬帥走了以後，彼得羅夫又以病爲藉口，向莫斯科要求調回，大抵在今年（三十六）二月份吧，莫斯科批准了。

彼得羅夫使華是失敗的。

由去年國際干涉之暗流，直到今年國際干涉之明朗化，這一連串有系統之事實，造成了中國今日之局面。

國際干涉，沒有在和談中產生，却在軍事上醞釀，前者不幸，後者更可悲。

政府表面在應付蘇聯，政府公報中始終未出現攻訐蘇方行爲之字句，然蘇方感南京反蘇空氣之高漲，來了個「反攻勢」，大使抵蘇行裝甫卸，接着來的是全面撤僑。

中國官方對此表面尙輕描淡寫，好像走了一個不太討厭又不太歡迎的客人一樣，對客人要走所包含的嚴重意義，祇裝若無其事。

撤僑令下後，南京外交當局事後補充說，蘇方已通知外交部，外交部理應給與協助，官方並表示在若干時以前，蘇聯在東北亦曾撤僑一批，又此次撤退上海、北平、天津各地蘇僑三千家，內並有一千多是孤兒，這顯然是很平常的事。民社黨蔣勻田告記者稱：蘇聯此次撤僑，並不如一般反應的過度緊張與嚴重，因蘇聯在華僑民多數係白俄，且在五月底以前，已有過半數請求入中國籍，蘇聯在二次大戰後，人口損失頗大，故招回蘇僑，以從事各種生產事業。但不管各方面作何解釋，在彼得羅夫突然返國後，北塔山事件引起各方面不愉快的反應，接踵而來的是蘇聯的全面撤僑，這顯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巧合。

另有原因

蘇聯這次的外交反攻勢，南京最高當局，始終非常鎮定，淡然處之，如胸有成竹，這原因頗使人撲朔迷離之感，南京的一般人士，顯然因為蘇聯突如其來的強烈姿態而惶然了，反看政府如此泰然，先是不解，其後也就釋然了。

記者最近自南京使館方面人士口中，獲得了一點關於蘇大使彼得羅夫忽然返國，同時又宣佈撤僑的內幕，這也是政府爲什麼不重視而淡然的態度之由來。

據說彼得羅夫之返國，原因蘇聯最近在莫斯科召集共產國際遠東區代表大會，開會時間在七月初

，地點據使館人士所獲消息，在離莫斯科數十里的郊外一個軍火工廠裏。彼得羅夫當然要被召回去參加會議。

沒有這會議，彼得羅夫也許不會走得如此匆促。這是獲自官方的側面消息，可稟程度大有問題。其次關於撤僑，蘇方早有計劃遣送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無業之新入蘇聯國籍之白俄返國，此外是一千八百名孤兒豈知白塔山事件一發生，蘇方宣佈全面撤僑，並未通知中國外交部，僅由蘇駐上海領事通知上海外交部辦事處，說幹就幹，聲勢浩大，作爲一種強有力的姿態。並未是真的想全面撤僑。

下「討伐令」的論爭

和談正式關門，政府攤了牌。

外交攻勢之後，局勢日趨明朗，張繼陳立夫等主張下討伐令，名正言順來打，對國內國外，一清耳目，但執政的集團反對，最後也同意了，祇是討伐令變了樣。

南京政治激流沖積的結果，將改變了中國五十年的歷史。這兩週來的政治轉變，是十年來國共二次合作的一個總結，那短短的兩週，其重負有甚於兩個世紀。

總動員令已下，中共問題和平解決一詞，留待史家去作註解，和平談判已關門下門了。

這是中國政府中最大執政黨——國民黨，對黨內，對國外的一次劇烈而痛苦鬥爭的結果，可以說，這是該黨最後一張王牌，成功與失敗，這是一個關鍵，代表政府與政府黨有關的報紙，已喊出了生死存亡的警語。

問題必須從東北戰局說起，東北保安副司令孫立人將軍，前次由東北飛京，據軍方私人透露消息，孫立人向蔣主席要救兵，而且要立刻空運，否則請最高軍事當局修改戰略，全部撤出東北。這正是四平吃緊的時候，當時無兵可派是事實，於是政府要員中，大有贊同由東北撤退之意見者，孫科副主席就其中一人，不過，他別有做法，孫科主張藉此激起國際反應，唯蔣主席絕對堅持渠之信心。其後，由華北空運部隊往長春，瀋陽，挖肉補瘡，平津會一度緊張，撤出十九縣，東北總算穩打住了，這是後話。

且說孫立人來京後，國民黨中常會（執委會）即要求國防部長白崇禧報告東北軍事，白氏將國

軍在東北失勢之詳情報告後，作結論謂，士氣不振。國民黨的中執委，有一批主張硬幹的，就乘機死灰復燃地提出「下討伐令」的一着，這是他們



在政協後，二次策動下討伐令失敗後的第三次努力，組織此事的，是中常會，中常會的祕書長是陳立夫先生。

他們的理由是這樣的：「士氣不振」，乃由於「師出無名」。他們一致喊出「正名」，這正名運動表現在報紙上，那只看陳立夫先生任黨事長的南京大剛報社論，呼籲「正名」非常賣勁呢。

主張下討伐令的國民黨首領份子，都是些過去不主張和談的份子，他們是一貫主張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的，除了中執常委的主腦份子外，主張下討伐令的，在政要中尚有二派，一是軍方，代表人物是陳誠，一是元老派，代表人物是居正，張繼，戴傳賢等，他們沒有權力，但說話都很有力尤其是蔣主席很尊重他們元老的身份，他們的意見在主席決策的最後關鍵上，常發生奇妙的決定作用。

有了這三方面，主張下討伐令的呼聲之高，已不若已往二次之躲躲藏藏而漸趨明朗化。

反對下討伐令者，亦陣容甚強，包括黨中二部份人，一是主張政治解決，不忍看全國生命塗炭，熱心和平談判的國民黨中開明份子，但這些可敬的先生們人數不多，而且有越來越少之現象，我能够舉出來的，恐怕在中常委中，祇邵力子先生一人，他是表示反對下討伐令的。於是邵老挨了素來主張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的「救國日報」的臭罵。罵他是共產黨的代言人；罵他過去會是共產黨份子，而且是發起人之一；罵他夫人傅學文根本是個共產黨，更翻舊賬，說邵力子不忠於國民黨和蔣主席，在西安事變時，他是陝西省主席，放任中共為所欲為，最後以至演成了事變一幕，救國日報甚至說，還有些親共份子，躲在政府裏，——也是躲在國民黨裏，暗中活動，阻撓下討伐令。這些說法，是違反了政治常識的，但以救國日報主持人龔德柏大砲，日常接洽在朝權貴，他的所言，決非無的放矢，是可肯定的，他是受某方面暗示而站出來放砲，他還歌頌了孫科一番，說孫科過去親蘇親共，現在省悟，而為主張下討伐令的最激烈者。

另一部份，反對下討伐令的是以張羣，王世杰，吳鐵城為中心的，現在的執政政團，因為政權在他們手裏，他們有能力與黨的實際控制者抗衡，他們主張不下討伐令，並不像邵力子先生那種老天的悲天憫人的胸懷，而祇是爲了考慮他們的政權穩安與討伐令下後，在政治經濟上所發生的困難。一句話，執政者顧慮的是實際問題，討伐令曾給他們帶來許多政治技術的難題，違反他們的權

術，政治的硬性做法，在一個政客集團是不取的。

意外的！——應當是意料中的是美方的反對下討伐令，據說美大使司徒雷登，曾往謁蔣主席，勸他不必做得太過火，保留一些伸縮性，這是司徒大使根據他的好友從華盛頓國務院裏發出來的指示做的。

美方的意見，除了自己利益外，他還考慮了中國政府的利益在內，據接近使館方面人士之觀察，美方反對下討伐令，爲了便利在有利形勢下繼續援助國民政府。同時減少了對中共及蘇聯之刺激過深。

討伐令一下，美方必須考慮駐華美軍之地位及其處境，並須改變援助的方式。

一個有歷史而組織龐大的政黨，在重要的決策上，意見的分歧是必然的，這二部份意見的論爭，在中常會、中政會聯席會議前五六天，南京丁家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會議，參加的是黨和政府中的巨頭，只是蔣主席不在，他避開在一邊，讓這二方面去爭論，等到獲得一致的結論以後，他方來綜合一下，成爲定案，作爲一個黨的領袖，這是很够風度的。

這些幕內會談每天由旁晚進行到午夜十二點鐘，甚至到次晨零時散會的也不少。

中常會在逼着中政會同意下討伐令是很明顯的，直到中政中常聯席會議的那天，像舉行儀式一樣，共同通過了「總動員令」，蔣主席那天親自主持會議。中執會的巨頭，始終沒放棄下討伐令的想頭，紙上滿是要求「正名」。

最妙是剿共總動員的實施詳細辦法，政府責成行政院副院長社會賢達王雲五先生領銜計劃，首都政治記者聽了皆哈哈大笑。社會賢達在南京，已成爲諷刺性名辭了。

夾在這巨大激流裏的二小黨，不過一片落葉而已，隨風而去。民社黨張君勱還有些書生氣，裝做了一番姿態，表示反對下討伐令，蔣主席不得不召見他，聽聽書生之見，這是在通過總動員令的前夕，第二天他坐在火車裏回上海的時候，他的黨徒就舉手贊成了總動員令。

青年黨的左舜生，余家菊諸公，對下討伐令是不反對，早在一年以前的話，他們也許要學學張君勱裝裝姿態。

記得前年（三十四）毛澤東到陪都重慶與蔣主席晤面後，「媒人」張治中將軍於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雞尾酒會，舉杯對冠蓋人物興奮的說：「中蘇友好條約訂立，毛先生蒞臨重慶。與蔣主席共同為中國和平建設努力，世界有三五十年安定，中國今後，將有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設時間。」毛像呆熊一樣地執着酒杯站在張氏旁邊。他針對張文白的話頌揚了一番，但提出了許多先決條件。

記者當時的直覺，張將軍之言太樂觀了。但我心裏異常感動，那晚雞尾酒實在醉人。撫今按昔，不勝感慨。

魏德邁來華調查種種

活像「欽差大臣」到了，先寄希望，後來失望

「討伐令」下，蘇大使已走，魏德邁來華調查、一切樂觀得很。他成了「太上政府」；在野黨在他面前告狀，告的結果？他得了大批不利政府之資料。

白宮十一日發表任命魏德邁為中韓緊急事實調查團團長後，第二天中午，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即着發表了書面聲明，表示歡迎。

魏德邁這個熟悉的名字再度在中國首都出現，成為新聞人物時，南京朝野一致起了激動，南京的政治空氣立即為之一變，已不若半月前之沉鬱。

南京官方人士對魏德邁銜命來華，大都表示興奮和歡迎，並對自己國內的事業觀起來，然也並不喜形於色，而持有相當保留態度，顯得很深沉。

在法國國慶的酒會上，記者會向陳立夫先生這樣詢問：魏德邁來華是否表示美對華政策有所新決定？他毫不思索地說：魏德邁將軍前來我國，各種揣測均為「不科學」的想法，要待他本人作過全盤考察後，才有定論。

記者又詢青年黨左舜生氏，他以善辯之口所學會的一套外交詞令說：魏德邁將軍是熟知中國情況的中國友人，他在此時此地——在政府決定總動員的時候，重來中國，當然是一件值得重視的事，但真正意義如何，目前不必推斷的。

國防部長白崇禧，就爽快多了，有一次，記者問他，魏德邁來華，部長以為如何？他有力地回答：魏德邁將軍與中國是患難之交，我們是衷心歡迎他。軍人說「我們」二字，照例是重音，這「我們」二字，最少是包括了中國軍方人士的。



青年黨國府委員余菊先生，他以老教授的緩慢調子，表示了他的看法：美國對戰後破壞過重的國家，均予以經濟援助，美國對歐洲援助計劃，亦將在中國實施，此次魏德邁將軍來中韓視察，即係執行此項經濟援助遠東計劃。他又說：中國問題，決非五億美元能解決，應有整個計劃。在座某記者問他：魏德邁來華後是否對中共將施用壓力。他避開重點，想了想祇說：看事實的演變而定。

官方人士中對魏德邁不表歡迎的有嗎？記者肯定說：有的，最沉默的就是。

記者曾往訪邵力子先生，他一見我就想躲開，當我向他提出魏德邁來華的問題，他急忙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他把問題扯開，慈祥地問我那個學校畢業的。談到這一方面，他的神情就安靜多了。邵先生近來怕見記者，他唯一的希望是記者們能忘記他。

美大使館的經濟專員，武官及其他負責人員，已開始搜集資料，準備給魏德邁將軍參考。

魏德邁要來華，據說，這決定已有相當日子了。魏德邁準備一卸下武裝後所需要的便服，亦早已做好。魏德邁來華傳聞已久，當華府方面考慮同意司徒大使辭職之時，蔣主席即命駐美大使顧維鈞向美方暗示，歡迎魏德邁來華。

魏德邁此次來華以大使銜出任杜魯門之特使，然南京已概括地視渠為「准大使」了。

一般推測魏德邁將代司徒為大使的可能，早在一年前，杜魯門桌上已簽就任魏德邁為駐華大使的條件，當時特使馬歇爾急電制止，推薦司徒雷登為大使，以協助調處國共糾紛，美國會外交官員會對此雖不滿意，然亦順水推舟。馬歇爾由華返國時，司徒求去之心甚切，今年（三十六）二三月間，華府傳來，將准司徒大使辭職，却始終未見實現，一般觀察，認為後繼人選頗費考慮，因當時國共尚在拖的階段，似和非和似打非打，因之仍由司徒大使應付門面。

然魏德邁那次來華係從事緊急調查，離任大使之實際尚遠。魏德邁來為幹什麼呢？

第一、美國現在急須瞭解中國經濟情況，（美使館經濟副專員，已繼白德華之後返國。報告中國經濟現狀）共和黨范登堡等人，已計劃援助中國，其數字為十二億美元，由美政府担保，由美進出口銀行貸出，唯此款以轉撥物資為主。此外，美政府考慮同意中國政府動用中國私人在美存款之百分之二十五

三十。利息由中國政府負擔。此項辦法尚在醞釀中，可能成爲馬歇爾計劃之基礎。魏德邁來華施行調查，擬定方案，如經美國會通過。范登堡他們的十二億計劃，據來即反映在魯斯西支持滿立德來華訪問，回去提出十一億六千萬的建議。

第二項任務是調查東北問題。中國所揭露之韓共參戰將是魏德邁調查目標之一。但他主要的調查目的是中國政府在東北的真實情況和作戰能力與需要何種援助始能達到完全接收東北之目的。這一點上，美方對中國之關心，不如說對東北之關心，美方爲使中國東北不致赤化，願付出相當代價。

魏德邁將軍來華之前，南京外交部在禮儀上已爲貴賓訂定房屋一幢，就在外交部對門，爲了聯絡方便。但美大使館却希望魏德邁能在美大使館內，以便聯絡。

魏德邁是中學生？

他主張放棄東北，他要東北換人。

魏德邁將軍來華後，真是帶來了熱鬧的日子，南京的官場，頓時活躍起來，接着各省主席及重要將領紛紛雲集首都，糧政會議，行政座談會，兵役座談會等一連串的會議，把要人們真個忙壞了。這些會議，雖然是討論如何動員人力物力來達到剿共的目的，但另一個角度看，也何嘗不是對魏德邁表現一番中國政治上力謀改善的姿態呢？

代表民意的國民參政會，也湊了這場鬧，八月五日午後，在國民大會堂二樓，召開了參政員聯誼會，討論的是「美國遠東政策」，當天到會的人數雖然僅三十餘人，可是參政諸公的發言，一改過去在大會時的作風，慷慨激昂，一般參政員均主張參政會或個別參政員應向魏德邁提供資料。

張潛華強調魏使此行的重要

性。說：現在世界有兩大對立集團，即美國與蘇聯！美國在她矛盾的國際環境中，今天所採取之政策，顯然是歐洲重於亞洲，在亞洲是日本重於中國，中國在美國這種政策下，曾被犧牲過，如由雅爾達密約而產生之中蘇條約。魏使此次來遠東，調查事實，他已看到遠東未來之變化，我們不論他此行使命如何？其結果將影響今後美國對華政策是不可

七月十八日

諱言的。因此，魏使來華意義非常重大，我們應該重視，我們希望美國重新檢討其世界政策，美對華政策已臨重新決定之階段，應該尊重中國獨立，中國以戰爭求和平，此已是不幸之事，希望美國能縮短中國之戰亂，此不但中國得到和平，世界亦因此而和平。

另一位大砲參政員盧前獨唱反調，說：有晚他陪幾位朋友吃飯，整整四小時，都在談魏德邁，其中一位是從魏德邁下機起一直陪着魏德邁的，魏德邁的一舉一動，他一目瞭然，據這位朋友的說法，魏德邁和馬歇爾一樣不懂政治，美國朋友，祇注意枝節節節的問題，他們像是頑皮的高中學生，胸無城府，對華政策，不客氣說，目前尚沒有什麼政策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造成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可惜他們的歷史太短，實在是感到空虛

和徬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他需要調查，收集資料。即使是杜魯門總統來中國，也不能有所決定。我們費多時摸索美國態度，不過是略有反共傾向而已。所以，對魏德邁此次來華，不必過份重視，參政會同仁，可不必整肅衣冠，去找他申訴一番；把華盛頓看作「太上南京」，像地方法院打官司，非告到高等法院不可。尤其是用「W.C.」的名義去找魏德邁，是值得我們考慮的，魏使匆匆南來，匆匆北上，將來必匆匆返華府，是否有何收穫，未得可知。

這座談會不得結果而散，談話記錄交該會外交小組。外交小組決定參政會對魏使應提出「備忘錄」，定十二日開會討論後，再交參政會駐會委員通過，候魏德邁兩行返京後提出。

這一來，費為民意機關的參政會，亦向魏德邁告一狀了。

政會之醞釀提供資料，顯然是幕後有人在策動的。
參政會在吵鬧時，魏使尚在青島。

魏德邁將軍由東北飛回南京，似乎由北方給帶來了冷空氣，冷落得很，祇有司徒大使一人去迎接，據說魏使一下機問司徒大使第一句話是「蔣主席在那裏」，蔣主席爲了陪伴這位貴賓，今年沒去廬山，最近說走又沒走，好在今年有司徒大使送他一套冷氣設備，使精小紅瓦的主席官邸涼爽如秋。

爲什麼魏德邁特使由東北來如此冷落呢？據說是他這次在北平、瀋陽，獲得了許多對政府不利的大批資料，而這些資料不是中共供給的，是聯總派在「解總」的美方人士供給的。還有魏德邁在東北，看清了東北接收當局

發生作用，可能影響魏德邁向華府提出報告的重心。

（編者按，果然如此，魏的報告對中國政府不利。）

魏使去東北之結果，可能影響東北軍政人事大變動，此事現已箭在弦上。

魏德邁後來「巡視」南北以後，對蔣主席提出「四大貪污」，東北為第一位，同時他主張放棄東北，或加強東北人事，東北要換人，這樣，為陳誠北上開了路。

另有一更驚人消息，這是接近美使館人士透露的，也是無從證實的消息。姑妄聽之，姑妄記之，以作參考；說魏德邁這次來遠東真正任務是考察美在遠東對蘇的防務，這防務，包括政治軍事等方面，調查南韓及中國，不

過是包括在政治部門而已。調查是他公開的任務，也可說是掩護他的真任務。

魏使返南京後，第二天（九日）就去見孫副主席，談了半小時，因為孫科是為東北問題首先向美方呼籲的人，魏使由東北回來即去找他，由此可見魏使對東北，獲得頗多之資料，第三天（十日）見了蔣主席。

關於改革幣制問題，魏德邁上次即已和蔣主席提到，據聞主席之表示：中國政府有意改革幣制，唯如何具體改革幣制之準備基金之問題而已。

此外，有一小插曲，財政部趕辦提供魏德邁之資料，為最高當局打回來，說有些數字不確，重造，小職員大傷腦筋。

民盟羅隆基等人，在上月底

與魏使晤面後，在京等了三天，不見魏使再邀，也就去上海了，魏使返京後，羅隆基氏亦於九日來京。民盟的態度是這樣的，不願自動向魏德邁提資料，必須讓魏德邁來要纜給，但魏德邁却不向他們要。羅隆基這次來，也許民盟改變了做法，一般報紙均說他攜來一份資料，準備交魏使，但羅隆基否認了，他祇說，民盟確準備向魏使提「備忘錄」，目前尚非其時，或等魏使自台返京後再決定，送致之方式，可能直接送，可能由司徒大使轉。

魏德邁由台返來，約了羅隆基去談談，羅告政府一狀，并表明中國民盟的立場和人民的希望，據說民盟及羅氏與魏氏談話中所提供之資料，以後對魏德邁報告中態度大有影響。

（八月十日）

第一美援絕望後的

張羣的理財手法

三十六年六月底，當時魏德邁尚未來華五億貸失事，南京的官場，表面倒也顯得非言不談，真正像病人臨終以後，反正已當官命，無法挽回，而安定下來作退策了。

張羣倒不失為一個有眼光的人，他早知五億美貸無望，就是能到手，也無濟於事，他上台之初，即表示中國經濟要「自力更生」，這原是一句老話，張羣也許有新的做。

然而張羣對這也存着希望，他會公開說，外來援助，將用於建設，因為張羣被起用祖國與政府的擴大基礎，原不過建立借外債，主要是美貸的信用，張氏本身是個借債工具。

在借外債無充分把握下，張羣的新做法是借內債，由前任東北經濟特派員，被東北人罵罵為「吃蛋殺雞」的經濟學家張嘉璈來籌劃，先是發動擁新財團錢新之（錢是政協會議社會賢達，由張羣向政府提名）陳光甫諸人捧場，上場熱鬧一番，結果小財團控制在山西幫和敵對的政團手裏，所以美金債券失敗，短期債券計劃也打消了。

在借外債，籌內債均告絕望之後，留下的只是

「自力更生」的決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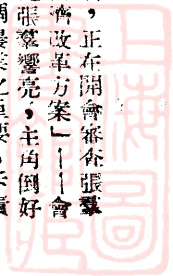
這幾天，全國經濟委員會，正在開會審查張羣對解決經濟問題的寶——「經濟改革方案」——會中，陳立夫，陳果夫之意見比張羣響亮，主角倒好像是他們兩人。陳立夫氏一再強調農業之重要，斥責過去偏重工業的作風為不當。據熟識內幕人士之見解，二陳的金融網，已籠罩全國農行、合作金庫作全面性之撒播，以與張羣內閣的控制城市經濟對立。這方案的執重，尚在討論中，但這方案並非張羣懷賣，不過是三中全會中的舊辦法。

張羣自力更生辦法，可分二部：一為開源，一為節流。

開源方面：一，加強對外貿易，徹底管理特產品，由政府統籌購運，擴大海外市场，以爭取外匯。二，舉辦財產稅，迫殷實富戶向政府繳納巨款，以充實國庫，同時亦約束游資。三，出售敵偽產業及租借法案之餘剩物資。四，出售國營事業。

節流方面：一，停止舉辦非急迫之機構及事業，二，國營事業停止沾補政策，三，嚴格限制外匯之使用，核減已決定撥用之外匯。

這些措施，有的在六月底美國進出口銀行宣佈五億美貸不再延期以前就做了。如停止沾補，公共事業漲價均在六月底前宣佈。那幾天，官方已獲確



實情報，五億是無望了。

在郵電交通加價之前一天，記者遇到交通部次長譚伯羽氏，這位瀟灑的次長坦白的說：「政府不能貼補太多，國庫負擔不起，五億美貸無希望啊！」當時美方真的宣佈五億貸款失效，難怪南京官場的冷淡了。

節流方面一件驚人表現是張院長核減了國防部第二廳的「特別」費九百億。

行政院長和參謀總長總是爲了經費而彼此不太了然的，TV宋任院長時期，宋陳之間難免吵嘴，這一來張羣與陳誠之間，也大不愉快。

南京的朝野，在三十六年六月底的最後一週，一致傾心在這五億美貸上面，報紙以此爲頭條消息刊載，物價因此狂漲。

那次美貸停止，不一定是壞現象，因爲過去的

五億貸款，是以改組後之政府作對象，此項貸款，產生在馬歇爾來華調處爲基礎，美方向以此約束，必須考慮國際反應。以後貸款，沒有此項約束，重新來，也許建築在杜魯門主義上。其後，建築在杜魯門主義上的貸款談判，雷聲大，兩點小，不絕如縷。

孫立人練百萬新軍

這是魏德邁來華前後實現的一大計劃

—— 東北一度失利，孫立人與杜聿明之間不甚融洽，孫離間了他的「新軍」，另起爐灶 ——

德邁來華之初，即傳出美國將助中國訓練新軍並予裝備。

現已明朗化的是美方支持孫立人出面，在台灣訓練中國新軍，當時尚係一種秘密，現已公開。

孫立人將軍是中國新軍！新一軍，新六軍——的靈魂，新六軍軍長雖是廖耀湘，但孫總是二軍的偶像，不久的過去。曾因為調動了孫立人的職位，還大大地影響了東北軍事的發展，這是一個內幕，這內幕包括着孫立人的被迫放棄新一軍軍長職及杜聿明下台養病及陳誠坐鎮東北這一連串不平凡的事實。

在這次東北共軍發動夏季攻勢之前，孫立人忽被升為東北保安副長官，脫離一手培養成的新一軍職，這明升暗降的結果，把孫立人打下了新軍領袖的寶座，杜聿明把自己的幹部潘裕昆打進了新一軍任軍長，杜聿明想直接控制新軍的企圖很明顯。

孫立人將軍素來作事很漂亮，就職之後直飛南京，公開表示，來京受訓，但見過將主席之後，在京住了幾天，又北飛而回，想來蔣主席不同意他受訓吧？所謂受訓，孫立人之腹稿，無非藉此想擺脫在東北的尷尬局面，同時也是一種給最高當局的暗示。

孫立人一離新一軍，新一軍新六軍稍有騷動，鬥志和機動性大成問題，新軍的師長團長，甚至營連長，都是孫立人的友好或是幹部，一手訓練起來的，潘裕昆接長新一軍後，因潘與新軍幹部們缺乏歷史淵源，軍隊作戰也不是祇憑命令就能行事，某些緊急場合，更需要感情關係來維持，所以，潘裕昆指揮新一軍，格格不入，據軍方人士表示，這次國軍所以在東北失利，與新軍之作戰態度反常，不肯出力，



是大部份的原因。那時，孫立人又回南京來了，陳總長北飛，於第一次晤見杜聿明之後，馬上傳出杜長官因病出國的突如其來的消息。

杜聿明之下台，除了因指揮失策以外，與孫立人之間弄得不歡，使指揮不協調，影響了戰局是主要原因，杜本來是抱病在指揮作戰，自與孫立人之間衝突明朗化後，經孫二次飛京向中央陳訴，中央對杜長官漸有指責，於是在東北戰局轉穩時，杜即向最高軍事當局表示有病纏身，雙腿不能行動，力不應心。據軍方之透露，杜不過如此表示而已。並沒有說要請病假，動機也不外針對孫立人在京的活動的抗議而已。誰知陳總長一去東北，杜尚以為陳氏係去東北與他研討人事及戰略的，事出意外，陳上將一見杜中將即袖交蔣主席函件，拆閱之下，是准他出國養病。

杜長官當時相當激動，曾氣憤地表示，馬上直飛上海，立即要出國，看來，他已不願在國內多停留一刻了，但事與願違，在滬逗留相當久，護照老是弄不好，這也許與魏德邁來華有關，總之，他沒有上南京來，由此可知他心中之苦悶。多少將領出國，臨行總同主席請示機宜，獨有杜聿明不然。然而他總沒有走成，姿態非常嚴重。

杜長官離東北，在人事安排上，孫立人當然也不能回東北抵他的缺，中央為兩全計，升孫為陸軍副總司令。他原可以陸軍副司令之資格，前往東北座鎮指揮，但他却穩坐南京不動聲色，按時上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公畢閉門謝客，在魏德邁決定來華之時，始傳出孫立人將負責訓練新軍，記者當時獲得此項消息，幾乎不信任自己的耳朵，因那時正是湯恩伯由魯南大敗歸來，滿腔悽愴，當局已有意使渠訓練「剿共」之特種戰術部隊之說，但未見下文，孫立人任訓練司令接着為政院通過了。

記者在上次通訊中已有報導，孫立人將軍訓練之新軍為十個師，現在南京報紙已透露的是三個師，另一說法，這三個師是訓練為熱帶作戰用的特種部隊。簡直令人撲朔迷離。最近的消息，說是六個師，記者頃自美方人士口中獲得，據說美政府已考慮供給中國五十個師的裝備，換句話說，美國將供給並協助訓練中國五十個師的新軍，將有一百萬人。五十個師並不為多，中國現有軍隊三百個師左右，已裝備者三十九個師再裝備五十個師，不過佔全數六分之一而已。裝備三個師的話，未免杯水車薪了。

孫立人將軍和魏德邁，同是中國新軍的創始人，現在正是魏使在華，此種計劃確是可能的，唯一般

之判斷，此事成爲事實，當在魏德邁返華府之後，始有決定性動作，也許有所修正。目前已成問題的，不久將來，美方將協助中國在臺灣先訓練若干師是決定的事了。

孫立人的訓練中心在臺灣，訓練司令部機構非常龐大，員工可有三千人之數，組織計有十八個處，同時，更需大批翻譯人員，如以往在印度訓練新軍一樣，訓練司令部已公開招考，條件非常簡單，「中英文互譯」即可派司，由此可知需入之切，同時亦顯示，將有大批美國人員參加此項訓練工作，一句話，美國人第二次爲中國練新軍，可能除食物外，一切由美國供給。

據軍方息，如訓練之部隊太多，可能在台灣祇訓練大批軍官，包括高級軍官和下級幹部，這數字還是不小，有數萬之衆。（八月十一日）

這是一種「政治性打擺子」

清算「孔宋」豪門始末

美商揭竿

清查豪門資本之聲，以往已一再呼籲，總不見絲毫反應，原因是什麼呢？所謂「豪門」，係繫於綽帶風的「皇親國戚」，血緣政治的結合，誰有勇氣來着手清查呢？那次所以鬧出來，還是由於魏德邁的來華，上海美商向他「告狀」而爆發的。這是上海總領事官維斯和美商上海商會會長史密司導演的。美商不滿孔宋豪門，早在馬歇爾在華調處時，已向馬歇爾告過一狀，當政府向馬歇爾提到五億貸款時，馬歇爾就向蔣主席表示，孔宋的私人企業，控制外匯，包辦美貨，實妨礙美商在華利益，要求主席制止。當時那位充翻譯的了不起人物，（是孔宋家有關的人物，）氣得中途退出，使他們無從談起。

美國是商業國家，魏德邁的使命，何嘗不包括着掃清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的障礙的意義，在魏德邁來華之前，美合衆社中國區經理倫道夫在紐約下午報撰文指摘孔宋，他直率地說「蔣主席的姻親，能獲得二萬五千元之美匯以輸入化妝品，同時美進口商無從獲得美匯，以輸入中國工廠復工之機益。」這強有力的揭露，在國際顏面的威脅下，姻親政治再強烈的結合也不得不有所動搖了，最高當局終於下令財政經濟兩部，清查「揚子」，「孚中」兩公司。

兩陳財團乘機發動攻勢

美國人爲孔宋的「財敵」做了開路先鋒以後，「孔宋財團」的敵對財團「兩陳財團」（中國主要財團有四：蔣，孔，宋，陳，現在再加新興的張羣財團）就發動了全面攻勢。因爲他們準備已久，總是沒有機會。揭露孔宋的「揚子」「孚中」兩公司的祕密則是南京中央日報。（中央日報已擺脫了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改組爲公司，董事長是陳立夫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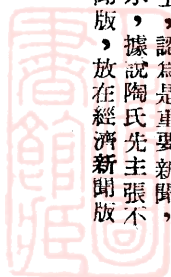
然而這件事情的揭發，看來倒是很偶然的，中央日報記者無意中從財政部一高級職員口中獲得了財經兩部徹查兩公司的結果，那位職員表示，這不能發表，豈知中央日報編輯部人士，認為是重要新聞，非發不可，於是打電話至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氏，聽取指示，據說陶氏先主張不發，後來決定在技術上審慎一些，題目不必過份刺激，而且，把這新聞不放在要聞版，放在經濟新聞版，以避免「政治意義」。

財產稅的故事

財政部是奉令祕密調查的，這消息一發，財政部大為震動。這裏說一說財政部與孔宋的淵源關係吧！當年宋財長讓位於孔財長時，雙方即有默契，幹部不動，孔財長下台，孔力保財次俞鴻鈞補缺，俞是孔的心腹，孔背了一篇濫賤下台去，全為俞鴻鈞一手為他殿後，俞氏接長財部，人事原封不動，因為他素非理財之人，何來如許財政經濟專才，所以，現在財部的人，都是孔的人，甚至不少是宋的人，他們會嘆曰：「我們學經濟，整天為人研究經濟，自己的經濟，却一點也沒有辦法。」於是，他們等於成了孔宋豪門之食客，財政部長者，不過是食客領袖也，他們所做，怎樣為豪門收稅，徵租，記賬而已。這次清查交給財政部去辦，在俞鴻鈞正是一個尷尬的難題。俞鴻鈞是個可憐人，當傅斯年對宋子文開砲時，會對他表示同情。但還有一件事最使他苦惱的事。

參政會為了忌諱攻擊建立在姻親關係上的豪門資本，會巧妙地提出通過了開徵財產稅的議案，針對豪門而發。決定已經很久，政院交到財政部，財政部一直沒有辦法做。在這次揭發豪門資本之前，參政會駐委會於財長報告財政時，又提到了開徵財產稅問題，參政會這二年來是一直為孔宋的「財敵」所控制的，眼看俞鴻鈞對他們的決議案遲不執行，大興問罪之師。在困難中，俞部長終於想出了個聰明辦法。將財產稅改名「建國捐」，自由申報，同時，發動檢舉。

關於這掏豪門荷包叫「財產稅問題」，記者曾訪問過財部主管方面的人，他們的說法聽來不無理由，他們的意見是這樣，富豪之財產，神出鬼沒，化整為零，應用假名，有些都在國外，調查工作，頗為困難，勢非需用大量人員從事不可，政府並得給予無限之支持及權力，始能扣豪門，如此，經費相當可



觀，效果如何，亦難斷言，很可能是稅收額尚不够全部稅收人員之開支，得不償失。參政會堅信要充實國庫，祇有挖豪門的私庫。中國歷史上從沒有做過，財政部對此事，討論好幾次了，無能為力。

政治集團鬥爭表面化

打擊豪門的消息發表，「字中」「揚子」兩公司馬上在京滬兩地主要報紙上刊登巨幅廣告否認承購巨額外匯，數字上祇承認百分之一，把「億」位，變為「萬」位，但財政部發表的數字中，和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數字完全一樣。單以這兩公司作題目來研究，實在不足以談清查豪門；祇說孔宋豪門，其他的公司行號多着呢！華南有××銀行是宋子文的，還有淮南煤礦，宋子文在台上時，利用機會，收買了江西湖南的煤礦。孔祥熙呢，在上海的山西幣銀號，平津的布莊，及他女兒孔二小姐的華華公司等，為什麼祇清查「揚子」「字中」呢？由此可見問題還不够全面化，孔宋的敵手，不過是利用外來力量打落水狗而已。這件事雖是二個政治集團的鬥爭表面化，却不是全面性的，因為「兩陳財團」尚在長大期中，尙未擁有金融王國的統治權。（關於陳氏財團最近在經濟上的攻勢和計劃完成經濟

統治的金融王國，記者有機會作專文報導。）

一脈孤臣孽子之心

當然，今天討厭豪門的不祇是陳氏財團而已，青年團也是力主清算豪門的，他們感情衝動地主張把宋子文孔祥熙押起來，囚禁在台灣，動用他們的財產來減少法幣的印刷。

監察院方面，已有四十餘人簽名建議最高當局「刷新政治」，主張「嚴懲余潮及物價案之主謀」今上半年，孔宋鬥法，孔大量收買黃金，宋曾一下拋出黃金五噸，一時物價狂漲，征用國人在國外存款及國內財產稅。」

財產稅在財長表示改為建國捐之後，監察委員又提出來了。至於國外存款，四年前就鬧起，一直沒結果，現在據相當可靠方面統計透露的，單以美國來說，豪門的存款有四十一億美元之鉅！在英國和南美諸國尚不在內。在外存款之是否能動用，最近一次參政會駐委會也提出來了，財長的表示，辦法早已擬定，祇是外交上辦不通。（記者在前次通訊裏已提及美國會方面已有意考慮同意中國政府動用存款百分之二十——三十之數）

監察院是不甘寂寞的，早在三週前，派有王冠吾去滬向海關，進口主管方面及兩公司調查賬目，

事出意外，事態之複雜與處理的困難，使王監委無從下手，獲得部份資料後，即呈報監察院，並主張專門組織一委員會來從長調查此事。

首都的報紙，一致起而攻擊助威，其中尤以救國日報最尖銳，請當局「大義滅親」，裁抑豪強大族。該報社論中說：「吾人請政府下令沒收孔宋財產，省得借外債……吾人希望執政者（指蔣主席）猛省，家天下的作風是太危險了，不要把一世英名墮於外戚之手，重蹈歷史上外戚之禍的覆轍。」真是一脈孤臣孽子之心。

豪門裙帶風

現在，我們來看看豪門的裙帶風吧！

會有人攻擊的利用外交文書在外作買賣的事，已證明確有其事，一九四三年蔣夫人赴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隨夫人出國，任祕書長之職，有此官銜，在美橫衝直撞，操縱美國特產品，由渠一手經辦，如LDT就是孔令侃主持之揚子公司在國內太賺其錢的貨物。

字中公司董事長是錢新之，實際主持人是宋子良，總經理是宋子安，協理是沈鶴年，子良，子安是子文血親，沈鶴年是宋子文手下第一員大將，貝祖詒（前中央銀行總裁）的女婿，又是裙帶關係，

當年代表中國出席頓巴頓橡樹園的國際貨幣會議是宋子安和沈鶴年，拿着外交文件，一面做外交使者，一面在美國大做實辦，立下後日經營美貨的基礎，其他在國際財政會議的是子良，子安兄弟，代表中國出席在宋家，外交商業是分不開的，宋家以商業起家，宋漁父當年在美經營商業，投入國民革命，又把女兒嫁給政要，這無非均是一種投資，當年宋家孔家在革命中化了很多錢，現在當然得賺回去宋是不足為奇的。對嗎？

不了了之

清查豪門資本，幾個政治集團想把它作為一個政治運動，這件事說來很大，照理應有極大之後果，唯豪門之所以成為豪門，記者早已指出，是建立在姻親關係上的血緣政治不垮，豪門是不會倒的，所以，豪門資本在一陣清查聲之後，也像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般醜劇一樣，悄悄閉幕。曾經轟動首都的清查豪門，現已無人再敢談了。中國政治問題太多，而中國人民又善健忘，如此事無更嚴重內情，將被人淡忘去。

清查豪門其後將成為週期性打擺子式的每隔些時，就滅一陣。

此事所以能風平浪靜，主要還是最高執政者不

希望此事成爲政治運動。蔣主席當時交經濟財政兩部會查此事，原想以一種行政措施來交待一番，使美商及有作用的參政會和監察院獲得面子上的滿足而已，但此事一經中央日報揭發，由行政措置的幕後動作變爲廣大的政治運動，清查豪門成爲口號，這頗出最高當局之意料。據說，爲此，中央日報經過了一陣風浪，編輯部的負責人員，提心吊胆了好幾天，深怕當局不樂意而下令查究發佈新聞的責任。中央日報雖改公司，它仍舊代表中央，與中央最高領導保持密切關係，雖如此，尙且如此受壓力，由此可見豪門力量，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了。

事件一經擴大，蔣主席就電召在滬之宋子文來京，T V宋先是推延不肯來，也可以說不敢來，後來還是來了，和鄭介民（當時鄭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一起來的，據熟悉官邸瑣事之人士說：主席派鄭介民去請T V宋的，硬把他請來的。換句話說，弄個硬漢去把這位不聽話的「國舅」，硬邀晉京。T V宋挨了一頓罵，蔣主席問他關於孚中公司外匯事，及他在任行政院長時對撥給外匯的辦法。T V祇說孚中公司不是他的，揚子的事更與他無關，他們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推得一乾二淨。T V宋挨罵返滬以後，接着傳來孔祥熙出國，這突如其來之消息，事先毫無所知，原來祇聽說宋

子文要出國，沒聽說孔庸之要出國。老孔走的那天，祇有孔氏二姊妹和宋子文送行，別人根本不知道孔氏要走，可知走得祕密而匆忙。宋子文爲什麼不走呢？據說孔宋經此打擊後，同病相憐，已攜手合作，互策互助，先讓孔祥熙走到美國看看結果如何再作決定。

孔財翁的緊急措施

孔庸之博士這次走，他公開表示是爲了夫人的病，記者由孔氏舊部口內獲得相當內幕而可靠之消息，孔氏此行，是實行他對人的「經濟緊急措置方案」而去的，在美方及政府方面未下手之先，趕往美國佈置一番，他的計劃是把良行的存款可提者提出來，移花接木，轉入他人之賬，不可轉者購貨劃出，同時，裏在荷美及美國各銀行及商業機構的投資，亦設法變一變，或轉存入其他法律上保護私人存款的小國家，總之，將他在美國的財產，掩藏起來以防萬一，要動用，動不了多少。同時，揚子公司與美商的來往，未了款項及賬目，也是這次老孔及時趕去結清的主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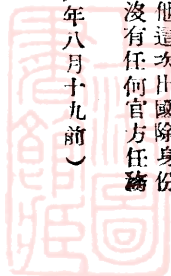
孔氏在美國的防禦工作一完，還到英法等國走走，那裏，他也有不少財產在，也得去掩藏一下。孔庸之怕短期內不會回國，在國內沒事可做，

暫時還是躲躲的好。

孔宋兩家在美有多少財產呢？據未證實之傳說，有三十五億美元之多，其中百分之十五為黃金。孔庸之在美會因為外國記者逼得太緊，只說來

美是促進中國國際貿易，其實，他這次出國除身份上保有中國銀行董事長名義外，沒有任何官方任務，完全是私人偷偷走的。

（三十六年八月十九前）



宋子文主粵經過

整居半年多的TV宋，九月十九日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主粵，南京朝野人士，都異常注意此事。

正當清查豪門資本之聲響激雲霄之際，TV宋嫻嫻的從滬來京，出席國民黨四中全會，他幽閒的坐在會場的一角。全會閉幕之前，蔣總裁代宋子文向大會宣佈，願意捐出他的建設銀公司的全部股份（約值二千億元）以救濟為抗戰及剿匪而殉難的國民黨黨員家屬。宋氏這出人意外的一着，做得實在漂亮，不少人為他喝采。

在十八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宋氏以常務委員的身份出席報告捐獻意義時，蔣總裁也甚表讚許，他說：「希望本黨黨員均能羣起效法。」滬大公報以顯著席，未免有點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地位登載此項消息，並說宋氏主粵，為政府對地方政治在制度上與八事上的改革，宋氏以前就行政院長的資格，改任一省主席，足證政府對地方政治的重視，宋氏此新命，為整個地方政治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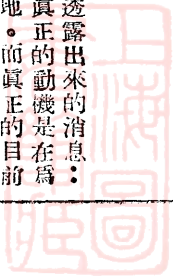
個良好趨勢云云。但是，也有人說，宋子文是用兩千億元買來廣東省政府主席，這是一筆大買賣，簡直集賄賂貪污之大成，他們認為宋氏捐款沒有錯，所有的官僚資本家和豪門資本家都應向宋子文看齊。可是TV宋捐了兩千億馬上拿到省

是：V宋捐了兩千億馬上拿到省主席，這熱抄熱賣，宋氏就是做錯了這件好事，捐款買官，此乃民國史上另開新頁。說宋子文出兩千億買個省主

據有關方面透露出來的消息：宋氏長粵省，真正的動機是在為政府找尋新基地。而真正的目前，是想把華南利用美國的錢，大

事建設一番，作為「剿匪」的後方基地，他的職權并不限於粵省，大有「華南王」味道。廣東方面，羅卓英的實座「客家」與「廣府」兩派大門法，前民政廳長李揚敬不學無術雄心勃勃，今年春夏之間，李揚敬會一度來京告御狀，結果御狀政府

不受理，李揚敬却沒有撈到什麼便宜了TV宋。在粵省改組聲中，民社黨徐傅霖也躍躍欲試，想一顯身手，徐氏參加政府，榮任國府委員，如又獲一地方實權，那是再理想不過了，因為當此大選即屆，民



社黨如得廣東，也就是抓到幾百萬張選票，因此徐氏也會大肆活動，今年夏天，他到廣東去了一次回來，有計劃地攻擊廣東省政在報紙上大放厥詞，他顯得很焦急的樣子說：「廣東，得趁早收拾入心，不能躊躇，不然，就來不及了。」

梁寒操，也久想為家鄉出點力，有一時會傳出長粵政，本來已有了七成把握，蔣主席曾經召見談及此事，可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上來。」以後這事也就渺渺無音訊了。其他如國民黨祕書長吳鐵城會有出長廣東之意，但黨務纏身，走不了。俞鴻鈞也會有此打算，但政府不讓也去，國防部次長黃鎮球也會被提名過，因消息透露過早，加之資歷稍差，也作罷論。

這正是一個大好機會，在京的幾位廣東賢達，尤以吳鐵城最

熱心，力向蔣主席推薦宋氏。蔣主席半信半疑的問：「宋同志他願意去嗎？」吳鐵城說：「他會肯的」。於是十七日即召宋氏來京，晉謁蔣主席，主席問宋氏，治粵有何把握？宋氏當時表示，第一、取締走私，他有辦法，第二、整理粵省經濟，他有辦法，第三、禁止貪污，他有辦法。於是，這件事情便決定下來，十七日張羣下條子交十八日行政院例會討論，并說是蔣主席的意思，一定要通過。

十八日晨，政院例會，張羣出巡東北，會議由王副院長雲五主持，出席者有張厲生，白崇禧，俞鴻鈞，左舜生，谷正綱，俞飛鵬，薛篤弼，謝冠生，李敬齋，周詒春，翁文灝，劉維儀，蔣勻田，鄭振文，楊永浚，雷震等十七人。由王震五提名「宋子文

任粵省主席」一案，請政委通過

。按普通常例，政務會議對人事問題，是一經提出，通過如儀，絕無異議，但這次却例外，接着的是一片唇槍舌戰，展開激烈辯論，相持在半小時以上，國防部長白崇禧說：粵省仍有匪患，南方別省文人可以治，粵省實不宜文人治理，內政部長張厲生、民青兩黨政委，被人視為「UC」

派的政委均紛紛反對，後來民社黨蔣勻田心主一計，提出「投票表決」，害得王震五連忙去翻在政院會議規程，因沒投票表決，於是改為舉手表決。最先，有把握的只有五票，經主席一再申述，此乃當局意旨，本黨黨員政委，實不應違背當局意旨，後繼而上三票，別人却說這三位是投機份子，惟恐宋氏得勢，對自己不

便。反對的有張、白、左、谷、蔣、楊、劉、翁八票，於是弄成了「八與八之比」的僵局。最後

是王雲五成人之美，他參加了贊成的陣容，宋子文主粵一案就是這樣通過了。

還有，宋子文還要過一關，原來政院例會發表省主席，向來先要經過國民黨中政會通過，才算合法，因此，在二十四日之中政會中，又是一場責難，那天是孫科主席，當時提出「宋」案請求追認，張道藩首先發言，反對宋氏主粵，原因是「宋氏主粵的任命，早不發表，遲不發表，單單在他捐款以後就發表，很顯然是在賈官，而且這件事未先經本會通過，遞交行政院，於程序上不合，張岳軍（張羣）應該負責任」。張厲生接着發言，（他在聲援CC），他不像張道藩單刀直入，但娓娓說來，更有分量，

他的理由是：「宋先生不能當廣東省主席的原因，因為他不適宜這個位置，儘管他在財政部長任內，外交部長，行政院長任內均有建樹，但是他絕不是親民之官，所以他作京官則可，作封疆大吏則不可。」

其他的也紛紛發言，表示反對，甘乃光此時立起解釋一番，並希望諸同志能諒解，實在因為時間太匆速之故。張道藩又立起反駁：「即使如此，行政院也該請中政會召開臨時會議，才合程序。」最後，還是孫科調解兩方面意見，他說：「政府既命令公佈，希望各位為黨為國，犧牲己見，並希望政院以後按程序辦理。」一場風波始告平靜。

最後，監察院也來湊個熱鬧，九月二十九日晨舉行之監察院座談會，對宋子文頗多攻擊，並主張行政院收回宋子文主粵任命，宋子文求官之心，不可太切，宋子文捐建設銀公司，尙嫌不夠，應多捐一點出來，其他豪門如孔祥熙等，應向宋氏看齊，多多為國家捐款。

最後宋子文總算走馬上任了，不管各方面之反應如何，我們只看宋氏以後的做法如何，粵省物阜民豐，以宋氏之名望地位與著名的才幹，一定能弄出一個眉目來，我們希望廣東在宋氏努力改革之下，煥然一新，不久即成爲全國的模範省，爲文人主政的良好榜樣。然宋子文給我們的全是空頭支票。

青年團「併」而不「合」

為團結一致對外，却永遠是理想

執政黨中的絕對多數黨又臨了一次討論重大決策的時候了。從（三十六年）九月五日起到九月十五日止，青年團的二屆二中全會和國民黨的四中全會相繼召開，這次討論的主要題目是「黨團統一組織」問題，也就是團合併於黨的問題。

團被合併，還是在東北吃緊之時，中常會的決定，黨的要求合併，已不止一次，這次在國民黨政權起動搖之時提出「合併」要求而被通過，實在還是由於蔣總裁兼團長對青年團的失望是主因，國人有諺謂：「蔣家天下，陳家黨」，青年團的人，特別不想和陳家合作，如蔣主席不同意，要團的生命與黨合併，兩位陳先生還是沒有辦法做到的。蔣主席所以要成立青年團，就是想集合青年作基礎，不為黨的領袖羣所控制，樹立二元領導，然七年來的青年團，一樣是變為團官，變為機關，貪污，為少數野心份子所把握，以團員作工具，尤其是大選中，團的執政者大量控置地方團隊的選票，與黨完全對立起來，這二元領導，變了一黨的二面爭奪選票，在這行憲的普選中，黨團不但不能集中力量，攜手合作來對付友黨及非黨派的份子，還互相競爭，這使最高當局感到問題嚴重，由於黨團的鬥爭，可能使國民黨在大選中失敗。

蔣兼團長在次青年團二全會召開時仍躲在廬山，不親來主持，是反常例的行動，青年團全會一共開三次，每次蔣主席總是高高興興的參加的，這次却躲開，他顯示對他們非常生氣，同時也是避免麻煩，因為這個會議，一定是個吵架會議，最少也是個牢騷會議，因為團要被合併，第一個問題是團的幹部的出路，他們今天集合起來討論自己數年來努力結果的悲慘命運，牢騷不少是一定的，尤其是對黨和政府官吏的留難。

蔣主席在牯嶺，特電召青年團的副書記長，黨的中政會副祕書長鄭彥棻上山，前後談了兩次。蔣主席是要他作緩衝的，團長自己不去，陣誠忙於「東北王」的遠大理想，青年團的事根本不問，兼書記香

走了，祇有鄭彥棻，同時鄭一面是團的中心領導份子，有相當力量，而且對團的被合併，有相當多的意見，他的意見足以左右整個團的高級幹部的意見，他成了團的領導羣的代表。另一方面，他與黨方的人也打得火熱，尤其吳稚老。黨爲了使黨團合併順利，早把他拉進了黨，他又是溝通黨團的人物，所以蔣主席把他叫去，指示他幾點原則，交給他並要鄭書法把團長的意思轉給這些衝動的黨代表，照指定的原則，討論技術問題。鄭下山返京，袖帶蔣主席書面訓詞。

蔣主席在廬山，特別打電話，請戴傳賢代表他來主持二全會。

二全會在五日下午開會，主席團是蔣主席指定的：賀衷寒，李惟果，張其鈞，蔣經國，鄭彥棻，袁守謙，李蒸，陳雪屏，任覺五，王煥彬，許榮玉。在去年一中全會時被團踢出來的一些黨老爺「指導員」們，黨方要員也到了，如吳鐵城，陳立夫，邵力子，等人。還有的是團內的了不起人物，如康澤，柳克述，李俊龍，劉健羣，胡庶華也到了。康澤是青年團的實際控制者，最初組織者。柳克述是代表陳誠的。李俊龍是剛衝進青年團的後起之秀，劉健羣與胡庶華擁有相當多的大學生爲羣衆。大會的口號，祇要看主席台兩邊的標語：「實現黨團統一」，「創造革命力量」，還有一聯：「以共信求統一，以互信求團結。」

團被合併，原是很消極的，此事決定之初，多少中級幹部如受晴天霹靂，憤憤不平，事情過了相當時間，有些「團官」也就見風駛舵，喊出黨團合併是爲了「後期革命」！黨團合併是黨團改造的機會，黨團合併是集中力量等等一類漂亮口號，到了最後，青年團的人，表面上，大家都打起精神來料理善後。

這次大會中最精彩之提案是中央常務幹事會（等於黨的中常會）所提出的，「本黨改造綱領草案」。從這提案的名稱上，團已自動取消了身份。辦法中有：（一）確定新的革命主張：一、尊重多數人利益，二、改善貧苦人民生活，三、扶植青年發展，四、注重基層建設。（二）實施辦法：一、清算豪門資本，（記者在前次通訊中已提及青年團不滿豪門之事）非用征借或征用之方式，以充實國庫。二、防止私人財富集中企業之壟斷，三、銀行錢莊等金融機構，一律國營。四、徹底改革工貸農貸，扶助工商業。五、提倡勞動生產。六、組織工農羣衆，肅清上劣。七、實行平均地權。八、改善官兵待遇。九、規定勞工保健保險辦法。（三）改進黨的組織：應確立黨員對黨的「新要求」爲使外人一新耳目，黨的名稱應考慮改新名稱，各部應集中對外，不單獨對內，上面這個辦法，大概是蔣經國一流人的手筆，他又想把一套改良社會主義的辦法搬到黨裏來要一下了。

（八月六日）

下帶裙在灣台

鄒布把 毓老中 秀撐國 是腰當 太仍美 上站國 主席不 徐。住 道而 鄰台 雖胞 有們 陳錯

○ 國美當國中把

魏道明在三十六年末稍三度匆匆晉京，當時他的不安於海島王國的寶座，由此可見一般，這是在台省府祕書長徐道鄰一怨離台以後的事。在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南京的魏公館又接待了這位悄然而來的主人，同時，公館裏透露出一個可怕消息，說熊式輝要去爲魏道明「接防」，於是那些奔走於魏伯聰公館的「老表」，又改走熊天翼的路線。下面所寫的，是熟悉魏道明及台灣政情者爲記者所敘述的事實。

去台灣的人，無不存着淘金心理，某政治集團之支持魏道明長台灣是爲此，魏夫人鄭毓秀博士之苦心協助丈夫獲得主席之職，難道沒有目的嗎？

首都一般觀察家認，法學博士鄭毓秀女士的才能與手腕在魏主席之上。魏伯聰在長台灣，不如說鄭毓秀在長台灣，她是太上主席，一個好太太爲丈夫作政策上的參議，原是天經地義，但是，一個太太如果太能幹了，就會使丈夫黯然無光，尤其在中國這個視武則天爲違反社會理性的意識下，賢內助引起了外界強力的反感是必然的。想當年，鄭博士在英法諸國，爲外交上之幕後人物，與王寵惠交遊，得益非淺，回國後，捐資修廬山小天使險道，落落大方，爲蔣主席稱喜。其後，胡適博士不適於宋子文的脾氣，鄭女士把魏伯聰一手捧上駐華大使的寶座。據一般觀察家之觀察，總有一天，鄭博士會把魏道明戴上外交部長的桂冠，這是據接近魏公館的人士肯定的說法，鄭女士早已向當局表示過這意思了。

台灣自陳儀下台以後，形勢上需要個女人去主政，朱紹良當時已寫上名單，結果是圈掉了，下的條子是魏道明，原因是怕美國政客在吵嚷什麼托管台灣，主張文人治台，魏道明既是文人，又是前駐美大使，在政治集團的應用上，他是幾何形的，多變的屬老太子派（孫科）又與政學系不惡——於是，主席一職就圈到他頭上。

在南京首要中，不大同意魏伯聰出長台灣的，是蔣主席的智囊，一個十足的幕後人物陳布雷氏。陳

布雷穩健持重，素為蔣主席唯一之言聽計從之人，當時陳氏向蔣主席推薦徐道鄰為台省祕書長。陳氏當年與徐道鄰之父，首次進兵外蒙的徐樹錚甚友善，因此，陳氏對於其子，頗為愛護，陳布雷氏從不輕於向蔣主席薦人，對徐道鄰却是例外。

徐道鄰在重慶時，以辭政院政務處長以布衣身份控告馮玉祥殺父之仇而名聞一時。此人正像他父親，天賦甚高，自負，驕傲，果敢，小有才幹。在到台灣，雷厲風行，表現不凡，好好先生魏伯聰與渠相形之下，祕書長氣魄不小，且有陳布老為他撐腰，敢作敢為。

在政治習慣上，幕僚長均由主管者推薦，獨台灣不是如此，這形勢很明顯，雙方需要合作，魏道明當然容易說話，但站在魏道明背後之鄭博士就複雜多了。

魏道明長台灣以來，並無多大建樹，幕後之動作，均遍重在人選之調整上，這方面，徐道鄰與鄭毓秀難免不發生衝突，據說，鄭博士向魏主席推荐而批下去的人，徐大部不滿，徐薦的人，亦為鄭博士壓下來。有的說，鄭博士有時代魏伯聰下條子，有時為了某件事，自己找徐道鄰，要他簽字，徐道鄰是個意氣用事感情衝動的人，這樣一個傀儡式的祕書長是受不了的，徐氏曾對魏道明氣憤的說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省府的祕書長抑或是你家庭的祕書長。」魏道明沒有回答，也只好一笑了之，更嚴重的事還在後面，當前數月魏道明出巡全省時，由徐道鄰代行職務。魏如在，多少可以起些緩衝作用，他一走，鄭徐之間更短兵相接了，據接近人士之說法，那次最嚴重的事是為了一批木材，鄭毓秀要請徐祕書長批准一批木料出口，徐不肯，鄭態度非常強硬僵局無法解決，徐一怒掛冠離台返京，臨行時憤言，某夫人將葬送整個台灣。

當時徐道鄰返京，魏伯聰得夫人急電，亦追蹤來京，意圖轉寰，博士手段究竟不凡，徐道鄰攻她不倒。

許多太相信中國有輿論的人，認為這次魏道明提辭呈是輿論力量，鄭毓秀控告上海鐵報失敗，鬧得下不了台，其實，中國輿論力量是太可憐了，真正的力量，是在蔣主席的週圍的耳目口舌，徐道鄰來京以後，即着手「救台」步驟，最有力的支持者當然是陳布雷，陳布老在主席面前幾句話是舉足輕重的。魏道明每次來京，均提辭呈，這次又提了辭呈，最少是第四次了，據說中央確有走馬換將之意。政

學系已失了東北，當然不願意放棄台灣，熊天翼卸東北行轅之職後，等在北平，本來這次華北人士大調動中，熊氏東山再起極具可能，蔣主席駐節北平時。他參與戎機，主席走了以後，他拿了改組計劃飛來飛去，當局確有意讓牠來「接防」北平行轅了，誰知此事為已故的死硬派的元老張繼。領導北方參政監委反對。據說，張繼臨死尙提及此事。反對熊式輝主持華北，熊的一個美夢破了，現在，政學系又有拾他出來長台之說。熊終未成事實。

孫科遊海島

一度醞釀的台灣省府有改組和魏道明下去地位之被動搖；這件事發展下去，而且範圍更擴大了，並不單限於魏伯聰主席之個人更調，而是整個台灣在中國版圖上開始顯現着被動搖的痕跡，當然，這與魏道明之地位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孫副主席，突然於二月十四日由京飛赴台灣，事先京中無知道者，直到孫科夫婦到了台北，由台灣傳到南京，始知孫副主席突然去台灣了，從他自己口中所表示，說在上海聽到關於台灣的種種傳說，外國記者對台灣常作不合事實之報導。所以，非親自來台看一看。不足以瞭解真實情況。孫氏此行要了解台灣真實情況，可能台灣確有問題存在。孫副主席之目的，是在了解同胞對祖國之真正願望。同時，也是看看魏伯聰和鄭毓秀統治下之台灣省政利弊所在，和同胞對他們的看法。

別人不去而孫科去？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問題，一般京中知悉政治幕後之觀察家，都知道魏伯聰是接近政學系的人，却忽略魏是孫太子派中的重要人物，魏在政治派系中，玩得很圓滑，一度依仗 C C 後面聯絡太子派，又走政學系路線。

台灣情勢如何？由南京看台灣，總感覺台灣仍是個問題，從二二八事件一直到最近，甚至將來，因為政府與台灣同胞之間的想法，不能統一，同胞對政府無法改變要求，政府對台灣亦復無法改變政策，照實說台灣並不是真正的太富庶之區而不過由日本人以經營小康之家的精神極度開發之結果，台灣工礦業內部是脆弱的，這是台灣的土著統治者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所想的，是外來的投資，外來的技術和機器工具，甚至種子肥料來哺育台灣他們對祖國之熱望，想像中的祖國能給他們滿足。政府之看台灣，

沒有看到未來經濟上可能的枯竭，由於國內破碎不堪，可以把台灣看作世外桃源，一塊肥肉，唯恐攫取利益太慢，這同胞與政府雙方觀念上是基本利益的衝突。

外國記者有作用地不斷發佈台灣不利不穩的消息，事實上，台灣人所夢想之祖國是像美國一樣高度資本主義工業技術的國家，而不是一個鄉村城市對立，農民作亂，經濟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中底祖國，外國記者不斷向華爾街的巨頭們報告好消息說，台灣人歡迎給美國托管。事實上，台灣的資本家地主知識份子確也如此想，因為眼看政府要在台灣這可憐的土地上開發，要發動美國的力量，政府要得好處，美國也要得好處，如何不直截了當，讓美國來做，台人可免掉一層剝削呢？台灣的主腦人物正像一般中國女孩子一樣，看不到美國心裏的壞主意，祇爲了美國的物質強力的誘惑，而想投身在山姆大叔的懷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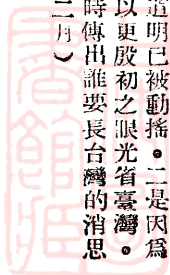
據最近由台歸來之人士談，台灣人心目中的祖國不是個窮光蛋或強盜般的人物。他們愛「美」的觀念確實很重。他們會如此說：日本比中國好，美國比日本好。陳儀比魏道明好，在民間有「魏不如陳」之口頭禪。自二二八以後，一部份台灣人一直就在鬧「自治運動」，失敗後仍沒有放棄，逃入山中，待機而動，目前雖不可重視，然台灣歸復祖國之後居然有人想自治，總是太平凡的現象了。

台灣目前對外界已成了「鐵幕」，統制甚爲厲害，祇以言論而論，台灣可說沒有言論自由，內地如京滬一帶的報刊雜誌，比較不太官樣文章的不准進口，進了口也不准賣，罵了魏道明鄭毓秀的更在被禁之列。

最使台人對政府心情日漸冷落是法幣的日夜貶值，拖着台灣經濟日趨不安，而政府爲了面子，撐死門面，硬性規定比率，非到台幣衝破比率是不輕易調整的，這使台人對內地之商業往來大吃其虧，台幣在內地等於打了八折，魏道明早已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在不久前來京時，把這問題解決了，變爲「逐日掛牌」，這辦法一實行，台人不再做囤積，願留錢，不苦過去一般，不留錢而留貨的可怕現象。魏主席每天晚飯前後最傷腦筋的是必須化一些功夫來研討明日法幣跌多少，牌價掛多少。這可說是政府對台灣的一種讓步，同時也暴露了政府的窘境，法幣信用在台灣每日的貶值，也是政府信用在台胞心中每日在貶值，在熱切盼望祖國給與養育的台胞心中，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在孫副主席赴台之前，主席官邸就一度傳出台省有易長之說，一是因爲魏道明已被動搖。二是因爲臺省的地位在政府眼中日趨重要之故，東北風雨飄搖，在政府南下決策下政府以更殷初之眼光省臺灣。台灣，多誘惑性的名詞，在政治舞台幕後多少人在鑽營這海島的寶座，時時傳出誰要長台灣的消息，然魏道明有了個好太太，壽命比別人會長一點的。

(三十六年十二月)



羅 隆 基 有 肺 病 嗎 ？

他 被 動 地 在 生 着 一 種 政 治 病

民盟總部宣佈解散後，聰明的行政院長張羣，就希望這位炸彈式的羅隆基住到山明水秀的杭州去，和靈隱天竺的居士們相處一番。張院長給他一座房子，還撥幾個人陪伴。這些陪伴的人，當然不致於會有像陪伴張學良的那麼多，然而總是不平凡的人，比如說，當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羅隆基由南京趕往上海去開會，張院長就派了一個人做他的陪伴，這人就幫了他不少的忙，在羅隆基行動中，那些不知根底的負有特殊使命的很年青的人會來包圍或打擾羅隆基時，這位陪伴就可以他的身份使他們離開，或指示他們修正他們工作的方式。假如，羅隆基要上杭州，也少不了這樣一位人陪伴，因為政府知道，羅隆基是最不懂得享受寂寞樂趣的人。

很顯然的，隆冬的西湖，不是個好去處，民盟的「宣傳部長」不願去，他向張院長和吳祕書長錢城相商，改為去滬療養。張院長是希望他要是不去

杭州的話，就留在南京，保持聯絡，政府方面對他的愛護關心備至。

羅隆基要去滬的心願是很肯定的，在南京市府要接收他的住屋那天早上，記者去採訪，我問他：什麼時候去滬？他說，等把屋子移交後，就去上海住一個月再回到南京來，後來他去上海，一住下來就不再回來。

梅園新村三十號

談到他在京的住所梅園新村三十號，記者不惜多寫幾筆。

梅園新村是南京有名住宅區之一，離開國民政府（現稱總統府）祇有五百公尺左右，他住的三十號，是以前周恩來和廖承志住的，在還都之時，國民參政會撥給中共用的，當時參政會，是替政府聯絡各黨的庶務工作者，專替各黨找房子，搬家俱。周恩來搬進去以後，把圍牆加高了一倍，在後面陽

台上加蓋一間，在前面門房也加蓋了一間，又買下了隔壁三十五號。於是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局面，三十號本來是政府租的，政府無需接收，三十五號是中共買的，政府要求接收，但對三十號的二處中共加蓋的房子，接收不接收呢？記者那天去的時候，羅隆基正指那兩間畸形發展的小屋子給市政府派來的科長看，那位科長很謙遜的說：「這不過是形式，接收不過是個形式而已。三十號房子，仍由羅先生住的。」

當時即可以知道，政府是想把他「囚」在這間屋子裏的。

那位科長手裏拿了清冊，寫着沙發幾張，桌子幾張，因為三十與三十五號之間傢俱有時搬來搬去的，羅隆基就忙着找出來，指出這是中共的，這是參政會的，這裏後來添購的，記者當時對站在一邊靜觀的李相符說：「那麼小的一個院子，環境那麼複雜。」李苦笑說：「這像徵中國的政治環境。」

周恩來的黑色轎車

接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黑色的小轎車，車子是周恩來的，接收了，羅隆基於是出無車。三十號總算是留給羅隆基作隱居生活之用，由

於參政會撥，張院長的一句話，羅隆基用不着搬到老虎橋首都監獄去了，李相符說，「起初我們準備搬到老虎橋去的。」

從三十號的小院落裏，正告訴人們這裏主人的不得意，花枝是折斷的，花圃已被踏平了，零亂荒涼淒切，靜寂，經常沒有一息聲音。

羅隆基住的三十號，這一座小洋房，頗像一個生活得很爽快的小家庭的住宅，但是羅隆基却孤零零一人，沒有太太，沒有孩子，沒有伴侶，他懶散地穿一件長袍，坐在那書房裏，書房裏望不到藍天和街道，窗外就是那敗落在北風打戰慄的院子。小小的客廳，倒也潔淨幽雅，房壁上掛着聞一多李公樸的遺像，門外站着一個警察，服裝整齊，很受過教育的樣子，對訪問者，他得先訪問你一番。

還都後，和談正熱鬧之時，梅園新村不是今日景像，事過境遷，景物全非。可是羅隆基不再想回到這屋子裏來了，因為這裏會給他太多回憶。

一 輕綺麗的插曲

在羅隆基這樣淡淡單調的生活裏，在這樣嚴重的政治窒息的氣氛裏，飄出來一支輕鬆綺麗的插曲，雖然這絢麗故事的傳播裏埋藏着作用，到現在仍是一個謎，所以記者不想對此作具體報導，也無法

作具體報導，雖然傳聞是有聲有色，情節曲折動人，這一年多來，那些關心羅隆基行動的人，經常放出這類有色彩的趣事，什麼寫情書啦，打電話啦，促膝長談哩，如果羅氏有忍耐的話，也得感謝這些人，他們不把他當作煽動者，而把他造成了一個風流倜儻，瀟灑自在的人物，留在首都人士的腦中，連梁實秋教授也對羅氏下結論，說他是「才高於學，學高於品。」

羅隆基要去上海醫病，這也是一個謎，記者前二個月以前訪問他時，談到報上說他有肺病，他很胃火的罵道：「這是造謠，有人還說我有花柳病哩。」他瞪大眼睛說。

最近他自己改了口却說，經醫生檢查，發現有

肺結核的象徵，但羅氏臉色很正常。雖沒有泛著紅色，也並不憔悴，完全一付教授面孔。

我想羅隆基沒有什麼病。也許說他頭腦有病得醫療一番，這是站在他觀點相反的立場去看的話。

在他去滬之前，有人問他有何新計劃，他說：「打算著作。」說時帶着深沉的微笑。

他在京時，憲警機關對他是隨時隨地不忘照顧的，羅的性格對此大為不快，他的一次遇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陶希聖，他問陶氏，憲警機關為什麼要監視他的行動，陶氏笑着說：「怕你要上佳木斯去。」羅氏事後對此事仍不了然，他說：「我又不是小孩子。」

(三十七年一月)



8541 212 0001 62988

軍事上的政治鬥爭

學來共黨的一套，爭取民衆，甚至要計劃縮少省區，臨近戰區者都交給軍人。軍隊恢復黨務，反正馬歐爾調處的時代已過去了。

單從表面上的爭城奪地去觀察政府與共軍的整個作戰是不夠的，雙方的政略、戰略時常在變，記者從幾件事實去觀察，我們該肯定從今年一月起，政府在對共軍的軍事上，有了絕大轉變的一種新的政治攻勢，這攻勢是否有效，當待時間證明並決定於對方之對策，唯因為政府有此項新的策略，我們該知道戰爭怎樣發展下去，將拖到什麼時候？

這次政府的新策略，也是被動的，新策略的特色，幾乎完全是政治的。這是由於那些具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先生，一再指出政府的誤解，說武力無法解決中共，應從政治上着手，中共所以能存在和發展，主要是政治上的成功等語。這套論調無非希望政府根本從政策上着手，力圖改革。然政府却不是這樣瞭解，接受了這種警惕，把它瞭解為軍事政治上的改善和修正。以軍事為基點，利用政治去補它的不足。

以共黨辦法對付共黨

針對共黨的地方鬥爭策略，國民黨也展開地方鬥爭，國民黨以為軍事上之失敗，完全是沒有全面性打擊共黨，相反的共黨之政工却根據他們的地方基礎，深入農村，組織各種地方基層幹部，進而組織民衆。換句話說，共黨在作戰上動用了民衆的力量，在共軍主力作戰時，由民衆力量為輔助，共軍主力撤走後，地方武力即來接替，共軍有民衆支持，國軍是單由軍隊作戰。這現象，政府早已看得很清楚，在綏靖工作上，也早已指示要爭取軍民合作，組織民衆，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沒有具體去做，現在因為受太多的教訓，非徹底做不可了。政府也想建立有韌性的地方基層幹部，堅持「原地鬥爭」，縣不離縣，鄉不離鄉，區不離區，即使國軍撤走後，地方行政工作人員，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範圍，就地區內活動，鬥爭勝利是假的，



失敗你該受罰，絕不允許逃避你的地區責任。縣長，鄉長，甚至保甲長，都直接與中央發生關係，地方基層幹部，都經中央任命或許可，決非以往各自為政，地方主管發放私人之現象可比。這種地方鬥爭之人材，中央在大量訓練，如蔣經國主辦的附設於中央訓練團的「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就是訓練此項中高級人材的機構。蔣經國在主持青年軍政工之時，曾有政治突擊隊員之訓練，他是對共產主義的政治鬥爭方法最有研究的人，他在對付中共的軍隊政工上，當然有一套與眾不同的辦法。

關於組織民衆，幾乎成了雙方決勝之主要條件，在這個戰爭中，除了被發動的農民和有階級意識的大地主，都參加他們所信任的一面陣營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對這個戰爭都是個受難的中立的觀察者和批判者，誰取得了這個中立的力量，誰就會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然而誰也動用不了。國共雙方均相信他們可以爭取這巨大的力量，國民黨人士中如白崇禧將軍就是鼓吹組訓民衆最力之人，在去年夏天，每次戰役緊張，他向中常會提出軍事報告時，結論總是因為政府沒有組訓民衆而遭失利，他列舉事實，要求組織民衆對付共黨，他還擬了方案，以他過去在廣西訓練民團的經驗為基礎。但中央黨要中，當時同意者不多，這不是說黨要願意放棄

民衆，而是瞭解到純軍事觀點強迫訓練民衆，是否辦得到是有問題，在政治上政府有把握發動多少民衆亦得考慮。去年中常會討論下「討伐令」之時，白部長鼓吹組訓民衆，成了他獻策之一，邵力子先生等的看法，認為這些意見，缺乏政治條件，因此，白部長的意見沒得到結果。

在政府黨中，除國民黨外，其他黨也想到組訓民衆來對付共軍的流竄策略，去年底正當劉伯誠部隊在皖鄂橫衝直闖時，記者以此與蔣勻田氏閒談，他慨然地說：「沒有組訓民衆為骨幹之堅強地方武力，是沒有辦法打的，這件事，我們早已看到，也會對政府當局說及。現在劉伯誠，陳毅的部隊在河南湖北安徽跑來跑去，似入無人之境，政府先應預料到的，沒有準備是不行的，國軍集中力量攻山東，把共匪軍主力趕跑了，他就向你沒有兵力的地方竄，使你對他毫無辦法。假如這三省有嚴密的地方武力，何至於此」。

政府是決定認真的組織地方民衆了，白部長的「總體戰」現在終被政府接受了。

政府另一項決策，則現在還沒有做，那就是縮小省區制，許多人把縮小省區看作行政上的措施，實際上，這完全是適應軍事的政治設施的主要一項。遠在抗戰勝利前，中央設計局負責草擬此項縮小

省區之計劃，確是在內政上着眼，但今年一月間被提出來說要實行，却已由內政而變為軍事的了。

內政部長張厲生當時與各綏靖區及軍隊高級工作人員會商過此事，去年底，前召集各單位新聞工作人員會議，也以此為討論主題之一的。

大公報亦會將這問題看為行政區劃分問題，大唱反對論調，可能是張羣院長反對這以軍事為中心來縮小省區的措施的。

政府的想法是將滿目瘡痍的版圖，分割得更小一些，一方一方的，使人力更充分一些，以便捉拿竄來竄去的耗子。如這個辦法實行後，各省省政如何面目？職區的各省主席，大致上的均由軍人擔任，軍長以上人物均有資格，行政人員一律部隊化，使以往地方人員與所駐節部隊格不入的現象絕跡，完全統一起來，而且，實行地方責任制，這一方交給誰，由你負責，不准共軍鑽進去，更不許失掉。那時，政府更有一重大決定，不大公開而總有

一天會公開的，是重新展開軍隊的黨務工作，共黨表面稱共軍為人民的武力，實則是黨軍本質的「革命武力」，國民黨軍隊本來也是黨本質的「革命武力」，在馬歇爾調處時，才表面放棄軍隊黨務。說也奇怪，這「革命武力」的理論基礎同出一源，（蔣主席考察蘇聯歸來創黃埔軍校）。國民黨要恢復軍人黨的意識來對付共軍黨的意識。這是一種心理戰。

政府這種新的做法，叫「黨政軍一元化」。這是針對共黨的策略而發的。

總之，政府新的政治攻勢，新的軍事政略，是堅持原地鬥爭，組訓地方武力，縮小省區，恢復軍隊黨化，實行黨政軍合一。決定地方對地方，組織對組織，黨的武力對黨的武力。

這些足告訴我們，戰爭將更尖銳更必的發展下去，人民須要付出更大的忍耐與更高的代價。

（二月十二日）

封 面 設 計

黃 聖



版 權 所 有

著 者：林

主 編：朱 蓮

真 之

印 行 者：新 聞 雜 誌 出 版 社

上 海 拉 都 路 拉 都 郵

南 京 珠 江 路 六 八 號

業 務 處：林 森 路 一 七 九 號

電 話 二 二 二 八 八

印 刷 者：大 夏 晚 報 印 刷 廠

總 經 售 處：

上 海：聯 合 書 報 社

香 港：新 生 晚 報 社

基 本 定 價：法 幣 十 元

以 萬 千 倍 計

香 港 售 港 幣 壹 元